

< 第一道 白米飯 >

秀梅長這麼大，從沒見過滿滿的白米飯，如果可以吃一口多好啊。秀梅又看了白米飯一眼，才轉頭往倉庫跑去。邊跑邊想，這些白米肯定是昨夜那些日本阿兵牯帶來的。那個日本阿哥的笑容浮現在她的腦海，令她一陣臉紅，腳步加快。她想見他。

走到倉庫前，她發現昨晚傳令的日本阿哥正坐在門口。他望向遠方的山，手裡夾著一根菸。秀梅朝他的方向看，不過是一片普通的茶園。

她轉頭時，恰好與他四目相接。他笑了笑，秀梅又驚又羞的倒退幾步。日本阿哥不以為意，向秀梅招招手，像在叫她過來。秀梅一動也不動。日本阿哥的左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個小小的束口袋，淺黃色布面上綴著幾朵粉紅色小花。縫製手法粗拙，邊線時寬時窄。日本阿哥鬆開袋口，倒出幾粒晶晶亮亮的東西在手掌上。秀梅好奇的湊前看。只見他的掌心裡有幾粒伸出細細觸角的粉色糖果，如掛在天頂的星光。日本阿哥把其中一粒星星放進嘴裡，臉上瞬間洋溢甜蜜的微笑。秀梅被他的笑容吸引，癡癡望著他手中的星星糖。

屋下無錢，平時想食糖，就摘路邊的野草野花，像大紅花的根莖，還有紫色圓球狀的烏鈕子，酸甜帶澀。阿姆發病，養爸曾熬過紅豆湯，加了幾匙黃沙糖，也給她一碗。那種純粹的甜是酸澀的果子不能比的。

日本阿哥突然握住秀梅的手，在她小小的掌心放了幾粒星星糖。指著嘴，示意秀梅放進嘴裡試試。秀梅小心翼翼地撿起一粒放進嘴裡，深怕太用力，星星就會熄滅。好甜啊！

一點都不酸。比紅豆湯更甜，更好食。秀梅笑了。

「おいしい！」秀梅說：「ありがとう。」這是她練習了多遍的日文，好吃，謝謝。日本阿哥笑得露出潔白的牙齒，接著比手畫腳對秀梅說出連串日語。秀梅含著糖不停點頭，其實半聽半懂。她猜，他說的是他有一個妹妹跟她差不多大。他說了「妹（いもうと）」，他很想念家鄉的妹妹。如果眼前的日本阿哥是她的哥哥多好啊！秀梅忍不住想。

秀梅又撿了一粒放進嘴裡，帶著剩下的星星糖來到阿姆的房間。

「阿姆，你今晡日有較好無？」

阿姆微笑，坐起來，背靠在眠床，拍拍床邊說：「過來。」秀梅一屁股坐在床邊。

「該兜人走了無？」

秀梅搖搖頭。

「聽你爸講佢兜有帶米來？」

「係啊，還有這。一個日本阿哥分俚個。」秀梅把手掌打開，兩粒星星糖因為掌心的溫度，略略融化，黏在掌心。「這當好食呢！阿姆你食看看。」

阿姆從秀梅的手中拿起一粒放進嘴裡，露出滿足的笑容。

「好食無？」

「好食。」

「阿姆，你愛食加兜，遽遽好，佢當想食你做个菜。」

「好！等你生日，阿姆來煮豬腳分你食。」

「阿姆最好了。」秀梅把頭埋在阿姆的肚屎上撒嬌。阿姆的肚屎又鼓又脹，不像從前那樣柔軟。

幾個月來，日本阿兵牯行軍時會途經他們的茶園，並在倉庫借宿一晚。也許是這個緣故，家裡的米缸在那段時間總有滿滿的白米。每天，她都可以吃到白米飯。除了天皇賜的白米飯，日本阿哥會給她幾粒星星糖，用日語說著她聽不懂的話。即使聽不懂，每當他開口時，她還是會專注看著他，她也常想起山下的家。每次想，就發現那個家離她越來越遠。不知道日本阿哥是否和她一樣？

日本阿哥除了說話溫柔，唱歌也好聽。有一次，日本阿哥站在倉庫後方食菸，嘴裡哼唱好聽的旋律。那曲調和她聽過的山歌不一樣。秀梅躲在牆角，但日頭卻將她的影子洩漏出去。日本阿哥走向她，蹲了下來。秀梅急著想要解釋，她不是故意偷聽。日本阿哥卻對她重複第一句，緩慢且悠長的一句：「さくら。」秀梅很快明白了，眼前的大哥是要教她唱歌哪。她用微微顫抖的嗓音跟著哼了第一句，接著是第二句、第三句。她聽不太懂這首歌，只知道さくら。櫻花。

這首歌的旋律很簡單，秀梅的腦海浮現櫻花樹的樣子。越過茶園，穿過一片柑仔林和叢叢梅樹，就可以看到一叢櫻花樹。它長在一片梅林中，是這座山頭唯一的櫻花樹。

秀梅不知道該怎麼對他說：「跟我來。」索性放膽牽起他的手。秀梅不打算驚擾茶園的採茶細妹，拉著日本阿哥往後山方向跑。他們經過一間伯公廟、一片柑仔園，接著來到微微突起的土丘。土丘上有一片梅花林，梅花剛落盡，最高處有棵櫻花樹，枝頭初結花苞。

「さくら！」秀梅放開他的手，指著櫻花樹說。

日本阿哥愣愣望著那叢樹，目汁從鏡框後滑落。

有白米飯和星星糖的日子持續了幾個月，直到某天，仁枝哥收到徵兵令。

聽說南洋戰事越打越烈。廣播說，有天皇庇佑，什麼仗都打得贏。但鎮上幾個被徵召男丁的家庭，家家愁雲慘霧。這些，秀梅都是聽鎮上來向阿爸買茶葉的阿伯說的。住在山裡，街路發生的事都顯得遙遠，何況講到天皇，就像在講天頂的神明。但自從軍隊到茶園後，天皇彷彿近了一些。天皇賞白米飯，毋使逐日食番薯籮飯。有天皇當好，秀梅不禁這樣想。

這次天皇要仁枝哥去打仗，卻不是好事。阿爸常坐在桌前食酒嘆氣。

秀梅從來沒有喜歡過仁枝哥。仁枝哥的脸型遺傳阿姆又長又尖，鼻子則像阿爸細而挺，長得就像最愛偷食雞仔的黃鼠狼。有一次，住在附近的細人故意在仁枝哥面前，指著秀梅說：「仁枝，這圓面个就係你鋪娘喔。」仁枝哥臉蛋漲紅，將她推倒在地罵：「生恁媿，麼人愛。」跌倒在地上的秀梅，聽了很生氣，卻不敢反駁，怕引來一頓打。於是默默起身，拍拍屁股跑走了。

已註解 [c1]:

仁枝哥從沒給過她好臉色，甚至常沒來由打罵她。因此，當仁枝哥收到徵兵令，要去那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時，秀梅暗自慶幸，終於不用跟黃鼠狼一起生活了。但是，看到阿爸歸日哀聲嘆氣，阿姆流目汁，秀梅內心感到一股罪惡感。萬能的天皇肯定是聽見她的祈禱，才把仁枝哥帶走。

阿姆的身體本就不好，得知大倭仔要去南洋打仗，連續幾日高燒。少數清醒的時刻，嘴裡念著仁枝的名，要阿爸去鎮上媽祖廟求¹，讓仁枝帶在身邊，保庇一路平安。

幾日後，日本阿哥的軍隊再次來到他們的茶園，照例帶來一袋白米。阿爸或許太過傷心，或是存心報復，居然把白米飯煮到臭火燒。隊長一臉怒氣，但無暇責備阿爸，命令大家配菜頭乾將臭火燒的米飯食下肚。

臨別前，日本阿哥又招手喚她過去。他從背包裡拿出束口袋，輕輕將束口打開，細心輕巧的動作，彷彿束口袋不是布袋，而是一朵真正的櫻花。秀梅不是第一次看到這束口袋，卻是第一次發現袋子的一角繡著幾個字。

是日本阿哥的名字嗎？秀梅曾聽過其他人喊他「佐藤（さとう）桑」。佐藤是姓，他叫什麼名字呢？秀梅知道，如果再不問，也許永遠沒有機會了。她鼓起勇氣，指著束口袋角落上繡得歪七扭八的字，念：「佐藤（さとう）」。

已註解 [c2]: 護身符，求神明保佑避邪的東西。

¹ 麼人愛：有誰要。